

神游相市

■刘望春

相市是适合神游的。逆来水而上三千里，场景切换到一千八百余年前的东汉。蜀相孔明手执鹅毛羽扇，长衫翩翩，乘一叶扁舟飘然来此。他登岸的渡口，相市人称“相公渡”，渡口的江滩相市人称“相公滩”。千古名联横空出世：相公堡，相公滩，相公坐船相公撑。据传千余年来，至今无人对出上联。

联虽寂寞，相市却温热长存。相市人为孔明修建了相公祠、相公塔，世代维护坚守。相公祠旁，一株古樟枝干虬劲，华盖般荫蔽着祠堂一角。祠内塑有孔明金身，千百年来，孔明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知。建筑占地近两千平米，红墙翠瓦、飞檐彩绘，石狮、石香炉，足见建筑者用心之精细。

欲寻孔明之踪，祠堂右墙上有文字，清泉县志载：蜀相诸葛孔明，督赋蒸湘，常泊舟信宿于兹。“常”字言往来之频，“信”字言往来之随性适意。

相市之于孔明，莫非如水与鱼的相遇？

凝视眼前这条来河，它的宽阔与平

静令人惊叹！没有波浪的江面像饱经忧患的人生，经历愈多接纳愈多，反倒愈加平和宁静。江中遍布水草，水色幽暗不知深浅。江心的小岛，树木葱茏，像是笼罩着遥不可及的秘密。江边漂浮着紫花凤眼绿叶的水葫芦，它们一夜之间漂来簇拥，一夜之间又散去无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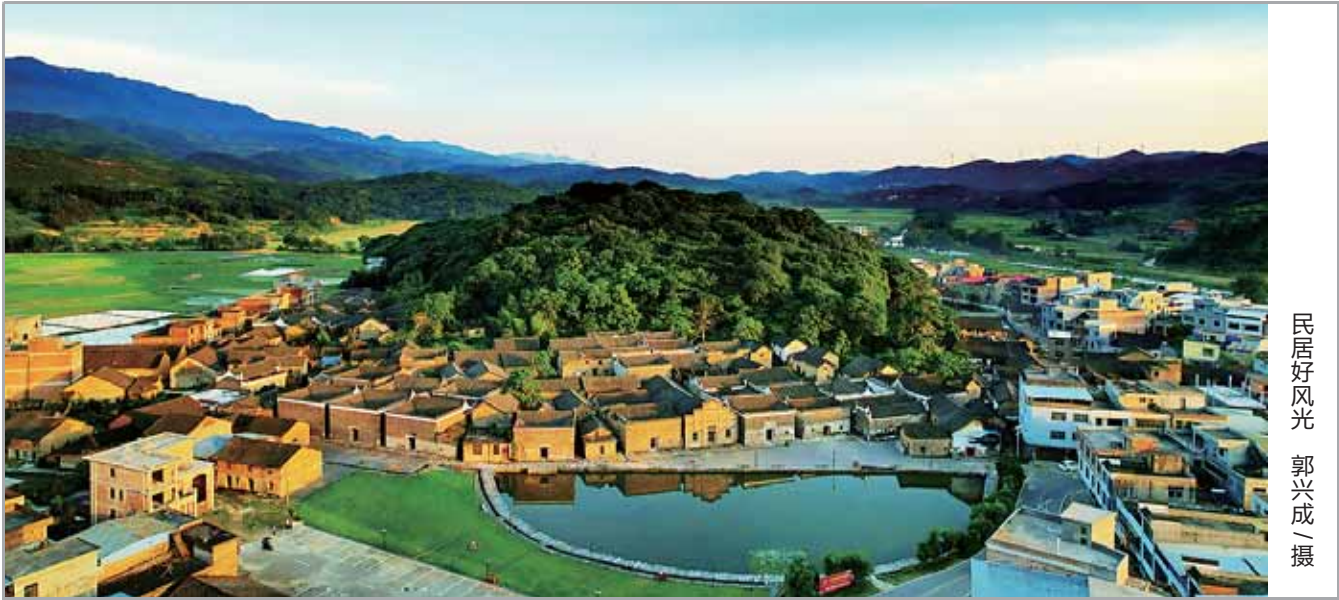
我终是没能登上那个小岛，有些美景只能远观，有些只能神游，有些先贤只能神晤。此刻面临来水的我，穿越千载直抵东汉。来水悠悠，孔明乘舟踏浪而来，饱经战事的孔明，出蜀临湘督赋，想来是有出差休假般的惬意。没有文字具体记载他如何亲民爱民的，但相市人千百年来种种缅怀已足够证明孔明的人格魅力；明崇祯十年，徐霞客移舟而过，其日记记载“乘月随流六十里，泊于相公滩，已中夜矣，盖随流而不棹也”。乘着月色泛舟来水，满载一船星辉顺流而下，这画面美得令今人神往；甚至不难想象，当年的杜甫出成都入湖南，也必然是舟行于来水，经过相市滩渡？

来到相市，我不得不留下叹息，叹息我出生得太晚太晚！错过了一千八百年前的

孔明，错过了一千二百五十年前的杜甫，错过了三百八十二年前的徐霞客，就连名满天下的诗魔——洛夫先生，我也不幸错过了。

我所能见的，是先生的遗像。在洛夫故居的青砖墙上，悬挂着洛夫先生及其家人不同年代的照片。堂屋正中，老人家满面笑容，慈祥地看着每一位来客，看着青苔一天天爬上近沟的地面，看着燕子在扎实的房梁下一点点衔泥做巢，看着蜘蛛在屋角一根根吐丝织网……我站在老先生的遗像前恭敬地躺了三躬：对不起！老先生，我来得太迟了！因为风的缘故，我来寻找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，顺便请雁群，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，捎给远在天国的您。

来到相市，携一只月光宝盒是必须的。在宝盒启闭之间，纵情穿越今古，放空思绪，放松四肢百骸，放下俗世纷扰，让灵魂飞离笨重的躯壳，飞向高远的天际，我们将看到：历史的天空里，群星璀璨，那些最灿烂的都曾在相市的上空留下永不消逝的光。



民居好风光 郭兴成／摄

永埠古渡

■陈雪梅

蒸阳大地水域辽阔，溪涧纵横，阡陌交通，一条蒸水河蜿蜒穿城而过，居民多沿水而栖、依河而居，沿岸稻浪飘香，物阜丰美。因水就势而筑，故多古桥、古渡口，有“鱼米之乡”特有的安静祥和，灵动婉约。

台源镇最有名的有九里渡、紫霞渡，而我往来最多的是位于群英村与永宁村之间的永埠敞口。我初来衡阳县时不过才18岁，去往先生乡下位于台源镇永宁村的老家，需穿过群英村林荫大道一段幽静浓绿的长廊。路两旁的古樟枝繁叶茂、遮云蔽日，一如孟浩然笔下的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般静美幽远、古韵悠长，让人很是惊艳。

永埠古渡位于群英村道的尽头临河处，这里是蒸水河的上游，河面宽阔，碧波荡漾，简易的青石板码头顺坡而下，渡口常年停放着摆渡船，一生长篙透过船头的圆洞插入水底，一条拉纤用的长缆索系于河道上方。坡下河堤回旋处有一汪泉眼，常年叮咚潺潺。冬时温热，夏时清凉，水质甘甜，渡口往来的乡民赶路渴了总要在这歇一歇，喝一口泉水，拉拉家常。那河的对面便是永宁村，先生老家的村庄便掩在河对岸的松林茂竹间。

那个摆渡的老汉是对河王老屋人，他总一边悠闲地吸着旱烟，一边等着乘客上船。有时候往来人少，或吃饭时分有人需过渡口，如见老汉不在，便得提高了音量远远地吆喝：哎，哎，有人要过河呢……那声音越过河面打着弯儿悠长而回荡。

记得我第一次跟先生回乡过渡口，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渡船。凡事因了个第一，总印象深刻又新鲜好奇。迎面的河风清凉，两岸远山如黛，河堤灌木花草丛生，蓝天白云倒映水中，犹如水墨丹青般若隐若现。乘客安坐船舱，老汉撑篙，长长的竹竿撑入水中，击中底下的石头，声音欹欹空透，隔水去听，疏旷空灵。站在船头放眼望，两岸荷塘荷叶田田，莲荷亭亭净植，随风飘香摇曳……这让从小生长在永州丘陵地区，见多梯田丛山的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种田园风韵。

读书时，特别喜欢杜牧的一句诗：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”。被水环绕的山村多美啊，水自多情山自媚，山因水而灵动，于是，青山妩媚多姿；旷野因水而清秀，于是良田平旷丰美；村庄因水而温婉，于是村子宁静澹然；古渡，便也有了旷达之风味。

渡口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见证了

数代人的成长和变迁。那曾坐在父辈们挑着的箩筐边的孩童，在渡口来来往往里成长为青年，又从青年成长为父亲或母亲。那曾涉渡而来远嫁的姑娘，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，朝行摘芳露，带月荷锄归，送别了儿子远行，迎接了孙子归来。袅袅炊烟里，日渐老去的背影慢慢地与村庄重叠融合在一起。

渡口，迎来送往见证了多少岁月沧桑和悲欢离合。有多少游子从渡口走出，送别的诗句里，有母亲的“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”；有背井离乡的人儿，思乡情切“何事吟余忽惆怅，村桥原树是吾乡”；有远离故乡的人，人在远方“柳条折尽花飞尽，借问行人归不归”。渡口，成了留守的人隔岸远眺的等待，成了远离故土的人魂牵梦萦的乡愁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随着经济的繁荣，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永埠渡口上架起了混凝土桥，名字叫做“永埠桥”。水路没落，永埠渡口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，不见往昔繁荣的景象。残旧的码头，常年流淌着甘甜的泉井随着河水的上涨也不复存在。有时驱车回乡，经过永埠桥时总要稍作停留。我指着碧波荡漾的河水告诉我的孩子：这里曾经有一个古渡口，妈妈从远方而来，从这里坐渡船走向了你父亲。你父亲从这里出发，走向了外面更宽广的世界。

海上飞歌天下扬

■蒋能清

几根竹子，曾经让诗人画家郑板桥文思泉涌——“我有胸中十万竿，一时飞作淋漓墨。”

万顷竹海，一片浩瀚无垠的绿色世界，又会让多少文人浮想联翩，谱写出多少动人的乐章？

端午节前一天，我们几位好友带着学生走进蔡伦竹海，拍摄他们老师肖云演唱《千年万年的竹海》MTV，从音乐的视角，我们欣赏了蔡伦竹海别具一格的美。

的确，蔡伦竹海就是一首古老悠长的歌。那是造物主挥舞着指挥棒，让那层峦叠嶂，翻波涌浪，一起一伏，化成莽莽翠竹十六万亩的磅礴乐章。她以神农创来敲打节奏，蔡伦造纸捣出的音节，上演出一场雄伟瑰丽的交响乐。

我们第一个拍摄的地点选在紫薇谷。

秀丽的紫薇谷，被人比喻成格格的后花园。谷中有一条山溪，发源于山腰石罅中一股清泉。她穿过山石、泻出水坝，漱着树根，捋着水草，一路婉转而来。溪流两岸，紫薇吐芳，菊花缀锦，蝴蝶翩飞，更有山鸟啼翠、夏蝉长吟，与溪声相互唱和。

何止紫薇谷？竹海胜景，处处如歌。去竹林深处，观看古法造纸，就像倾听一首经久不衰的老歌。山外经历了多少年代的变迁，然而那穿越时空的捣浆抄纸声调，却依然如故。

去竹海奇石馆赏石，又宛如倾听一曲千古绝唱。那两亿多年布满骨纹的鱼化石，是中生代不可思议的乐谱。那晶莹剔透的上堡莹石，闪烁着海底龙宫珍宝的光芒。

当然，最终要欣赏蔡伦竹海的伟大乐章，须登上竹海观景塔。这楼塔建在景峰坳上，是竹海的定海神针，更是一根神奇的音乐指挥棒。

正午，乌云袭来，洒下阵雨，一片迷蒙世界，如烟似梦、如诗如幻。

雨后，太阳如舞台灯光，重又照耀。我们迫不及待前往观景楼，看那万千竹林，演奏一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。

拾级而上，来到楼塔最高一层，环楼四望，一波波翠绿的山峦，向观景塔环涌而来，形成一张巨大的音乐光碟。遥远的山脊线，如一排排踊跃的五线谱。美女峰，躺着拉出一把大提琴。新开垦的竹海午时茶园，吹响了一个巨大的海螺号。山风习习，绿浪翻涌，又像海上飞歌，惊心动魄。我们完全陶醉在这雄伟瑰丽的的大自然交响乐中。

我仿佛看到一位远古头领，带领他的子民，光脚赤膊，手握耒耜，开垦垦土，挥汗如雨。

我仿佛看到一位老臣脚穿芒鞋，手握竹杖，穿林过坡，循循善诱，为乡亲们传授造纸技艺。

我仿佛看到一位儒雅书生，白面长须，弃舟登岸，观山看海，探洞寻幽，然后又舟车辘辘走上天涯海角。

神农播五谷，蔡伦造纸张，徐霞客写游记。青山不老千年画，来水不枯万古情。蔡伦竹海，是一首永远飘扬在历史长河上的歌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来到了大河滩，观看入选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天然喷泉。那冲天而上二十多米高的水柱，以竹山为屏风，以来水为裙带，又挥舞着一根指挥棒，拉开了一场音乐汇，在晚风中飘向古老的山川大地。

噢！蔡伦竹海如歌海，海上飞歌，天下飘扬。千年万年，千里万里，醉美时空。